

奇思妙对

谁是议员

18 世纪美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富兰克林，曾参加过《独立宣言》的起草，并为国家制度的民主化而终生奋斗。按照当时的美国法律，只有具有一定收入的富裕的人才资格被选入议会，成为议员，对此，富兰克林反驳道：“比如我要当议员，就必须有三十美元。假定我有一头驴，价值三十美元，我因而当选为议员了。过了一年我的驴死了，我的三十美元也没有了，我也就不能再当议员了。试问，我的诸位先生，到底谁是议员，是我，还是驴？！”

总统选情妇

1800 年，民主党人约翰·亚当斯竞选美国总统。共和党人指控约翰·亚当斯，诬陷他曾派其竞选伙伴平克尼将军到英国挑选了四个美女做情妇，两个给平克尼，两个留给总统。约翰·亚当斯听后哈哈大笑，说道：“假如这是真的，那平克尼将军肯定是瞒过了我，全部独吞了！”结果约翰·亚当斯这一年当选为美国历史上的第二位总统。

富兰克林的祝酒词

一天，美国科学家、政治家富兰克林正同几位名流一起用餐。突然，他们中有一人提议：“这里有三个国家的代表。我是法国人，我的朋友是英国人，而富兰克林先生是个美国人。让我们各自发表一句祝酒词吧。”

大家都同意这个提议，首先是那位英国人祝酒。他站起来，带着不列颠人特有的傲慢情调说：“为大不列颠干杯！它是给地球上所有国家送去光明的太阳。”

法国人一听，大为惊诧，他提议：“为法兰西干杯！它是用自己奇妙的光轮辉映世界潮汐的月亮。”

富兰克林听了这二位的祝酒词后，缓缓地站起身，以高雅、谦逊的神情说：“请为我们尊敬的乔治·华盛顿干杯！他命令太阳和月亮站住不动，而它们果真就踏步不前了。”

子弹旧属问题

美国第七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曾经同本顿决斗过。本顿一枪击中了杰克逊的左臂，子弹一直留在里面近二十年。富有戏剧性的是到 1832 年医生取出子弹的时候，本顿已经成了杰克逊的热情支持者。杰克逊建议将子弹归还本顿，但本顿谢绝接受。说长达二十的保管期，已经使产权发生了转移，子弹的所有权现在当属杰克逊了。而杰克逊说自从上次决斗到现在只有十九年，产权关系还没有发生变化。本顿回答说：“鉴于你对子弹的特别照管——一直随身携带——我可以放弃这一年。”

“严肃的驴”

美国第十三任总统约翰·卡尔文·柯立芝以少言寡语而闻名，常被人们称作“沉默的卡尔”。艾丽斯·罗斯福·朗沃思曾说过柯立芝“看上去就像从盐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柯立芝却说：“我认为美国人民希望有一头严肃的驴做总统，我只是顺应了民心而已。”

乱同床

美国民主党的布赖恩是个思想守旧、极端保守的人物，他曾两次参加竞选，但都败给了对手威廉·麦金莱。在第一轮竞选的一次短暂逗留中，一名布赖恩的支持者自信地宣称：“明年3月4日，布赖恩夫人将在白宫里下榻。”这时，人群中一个共和党人大声叫喊道：“如果那样，那她一定是跟麦金莱睡在一起！”

都执迷不悟

美国著名的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四十岁那年曾被苏联克格勃宣布犯有所谓的“间谍罪”而被驱逐出境。她回到美国后，又受到了美国纽约检查官的审问。一次，一个金融大老板嘲讽她说：“莫斯科指控你是美国间谍，美国怀疑你是苏联间谍，你怎么还有这么高的政治热情？”

斯特朗坦然一笑，针锋相对地说：“我很早就说过，我要成为一个哲学家，一个大博士，一个环球旅行家。我的这种热情，和你的公司想赚钱一样，都执迷不悟”。

年轻的肯尼迪

在美国总统候选人的提名过程中，肯尼迪的年轻和孩子般的外表对他来说明显成为了一个不折不扣的不利条件。众议院发言人萨姆·雷伯恩就是攻击肯尼迪乳臭未干的几个民主党领导人之一。对此，肯尼迪只是淡淡一笑：“萨姆·雷伯恩可能认为我年轻。不过对一位已是七十八岁的老人来说，他眼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年轻的。”

可是这个问题却始终纠缠着肯尼迪。哈里·杜鲁门在一次全国性演讲中就公开向肯尼迪挑战。“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极其成熟的人。”这位前总统说。肯尼迪则是用逻辑和机智回敬了他的挑战。他说：“如果实际年龄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标准的话，那么美国将不得不放弃对四十四岁以下所有人的信任。这种排斥可能阻止杰斐逊起草《独立宣言》、华盛顿指挥独立战争中的美国军队、麦迪逊成为起草宪法的先驱、哥伦布去发现新大陆。”

马粪与猪粪

1959年，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赴苏联去主持美国在莫斯科举办的展览会开幕典礼。在此之前不久，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被奴役国家的决议，对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恶毒攻击。当尼克松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在莫斯科会晤时，赫鲁晓夫就这件事质问尼克松说：“我不理解你们国会在这这么重要的

一次国事访问前夕，为什么会通过这种决议。这使我想起了俄国农民的一句谚语‘不要在茅房吃饭’。”说到这里，赫鲁晓夫怒气冲冲地说：“这个决议简直臭极了，臭得像刚拉下来的马粪，没有比马粪更臭的东西了！”赫鲁晓夫出言鄙俗，有失外交礼貌，使来访的尼克松非常难堪。但这位美国副总统也不甘示弱，决定予以回敬。他知道赫鲁晓夫年轻时当过猪倌，于是就盯住赫鲁晓夫的眼睛，用交谈的口吻说：“我想主席先生大概搞错了，比马粪还臭的东西还是有的，那就是猪粪！”在翻译把这话译过去的一瞬间，赫鲁晓夫脸上顿时泛起了一阵羞涩的红晕，不得不主动岔开话题，以缓和紧张的气氛。

年龄问题

里根第二次竞选时充分认识到要克服的最大难题是他给人一种年纪太老的直觉，不宜再当总统。所以，里根充分利用每一个机会就年龄问题说笑话。

第二次论战是在严肃的气氛中进行的，里根和蒙代尔就范围广泛的各种问题相互进行十分单调的攻击。论战中，老资格的记者亨利·特里惠特向总统提出一个可以预料到的问题：

“总统先生，您已是历史上最年迈的总统了。您的一些幕僚们说，最近和蒙代尔先生的遭遇战之后，您感到疲倦。我回忆起肯尼迪总统，他在古巴导弹危机中，不得不连续干好几天，很少睡眠。您是否怀疑过，在这种处境中您能履行职责？”

这个既棘手又彬彬有礼的询问，其意思就是你已经过于年迈，是否还能再当总统。而里根犹如在击球区站准位置，非常自信地笑笑说：“我希望你能知道，在这场竞选中我不愿把年龄当作一项资本。我不打算为了政治目的而利用我对手的年轻和缺乏经验去攻击他。”

里根对农民的演说

美国前总统里根像绝大多数演员和政治家一样，老早就滋长了一种想博人喜爱的欲望。他用精心安排的机智和幽默的语言去点缀他的演讲，以赢得特定观众的尊重。

例如对农民发表演说时，里根就说了这么一件轶事来讨好他的听众：

一位农民买下一块干涸的小河谷。这片荒地早已是覆盖着石块，杂草丛生，到处坑坑洼洼。他每天去那里辛勤耕耘。

由于他的不断劳作，最后荒地变成了花园。为此他深感骄傲和幸福。一个星期日的早晨，他操劳一番后，前去邀请部长先生，问他是否乐意过来看看他的花园。

于是，那位部长来了，视察了一番。他看到瓜果累累，就说：“呀！上帝肯定为这片土地祝福了！”他看到玉米丰收，又说：“哎呀！上帝确实为这些玉米祝福过。”接着又说：“天哪！上帝和你在这块土地上竟取得了这么大的成绩！”

这位农民微笑着说：“尊敬的先生，我真希望您能看到过上帝独自管理这片土地时，它是什么模样的。”

美苏首脑的梦

1985年11月，美苏首脑在日内瓦举行会晤。在一次会谈前，戈尔巴乔夫开玩笑地对里根说：“我昨天做了个梦，梦见你的总统府上插着一面鲜艳的红旗，上面的图案是锤子和镰刀。”

里根听了，淡淡地一笑，对戈尔巴乔夫说：“同阁下一样，昨天我也做了个梦，梦见贵国的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着一面红旗，上面的图案是你我谁都看不明白的方块字。”

击中了要害

美国总统克林顿在竞争中之所以能够战胜布什，得益于他有善辩的口才。

在竞争演说中，克林顿讲到得意处时，支持者连声喝彩；而会场的那一边，却传来了不协调的声音：“不要相信他的话！”“克林顿滚回去！”一些人甚至把写有克林顿名字的广告牌当场焚烧。克林顿对此并不介意，而是在拉锯般的喊声中和浓烈的烟尘中继续他的演说，仿佛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以神秘的表情，压低声音告诉大家：“我们的总统布什常求助于这骂人的狂呼。你们看到总统的那群支持者了吗？他们是不想让我说下去，因为他们知道，我击中了他们的要害。”

浅薄无知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纽约州州长史密斯在一次发表竞选演说时，听众里面有人突然大声嚷道：“把你你知道的东西都告诉大家吧。那是用不了多少时间的。”这无异是说史密斯知识浅薄，知道的东西很少。但史密斯却客气地答道：“即使我把你我都知道的全告诉大家了，也确实花不了多少时间。”这委婉含蓄的回敬使挑战者哑口无言。

了解和亲昵

在阿拉曼战役前夕，英国首相丘吉尔召见了著名将领蒙哥马利将军。在谈话当中，丘吉尔提议他应该去研究一下逻辑。疆场勇士蒙哥马利担心自己会陷入纠缠不清的逻辑命题中，当即找了个借口推托。他对丘吉尔说：“首相先生，你是否知道一句谚语：‘了解和亲昵会产生轻蔑’。我越是研究逻辑，就会越加轻视它。”

丘吉尔取下烟头说：“不过，我的将军，我要提醒你，没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和亲昵，什么也不会产生出来的。”

三巨头斗智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在有苏、美、英三国首脑参加的一次国际会议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杜鲁门想为难一下斯大林。某日早上，三人一见面，丘吉尔冲着斯大林和杜鲁门说：“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上帝让

我来做地球的主宰”。杜鲁门听后，看了一眼斯大林，然后得意地说：“昨晚我也做了一个梦，梦见上帝让我来做整个宇宙的主宰”。斯大林听后，从容地说：“真巧，昨晚我也做了一个梦，梦见上帝让我先任命丘吉尔先生做地球的主宰，又让我任命杜鲁门先生做整个宇宙的主宰”。

你比我先到地狱

前西德总理阿登纳于 1955 年秋天访问莫斯科，与赫鲁晓夫举行了会谈。他去莫斯科的目的是想要缓和与苏联的外交关系，同时还希望苏联放松一下对东德的控制。赫鲁晓夫在这些问题上毫不妥协。赫鲁晓夫对阿登纳经常表现得粗鲁无礼。阿登纳通常以钢铁般的忍耐来对待他。任凭他大喊大叫，始终保持冷静沉着的理智态度。

在阿登纳和赫鲁晓夫整整一周的对抗中，他们进行了反复的较量。但阿登纳并不是一味地忍耐，有时候他也采取针锋相对的反击。有一次，赫鲁晓夫在回答阿登纳的一项建议时说：“在我同意你的这一项建议时，我肯定看到你在地狱里！”阿登纳回击说：“如果你看到我在地狱里，那是因为你比我先到地狱！”

都是叛徒

苏联首任外交部长莫洛托夫是一位贵族出身的外交家，他很善于在外交场合应付各种突然发生的情况。

在一次联合国大会上，英国工党的一位外交官向他发难说：“你是贵族出身，我家祖祖辈辈都是矿工，我们两个究竟谁更能代表工人阶级呢？”

莫洛托夫面对挑衅，不慌不忙地说：“你说得对。我出身贵族，而你出身工人。不过，我们两个都当了叛徒。”

前面的话没错

20 世纪 50 年代初，前苏联代表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发表抨击西方国家的长篇演说时，荷兰外交大臣中途插话，指出维辛斯基讲话中的一处错误，企图以此来贬低维辛斯基的发言，而使之难堪。但冷静机敏的维辛斯基并未因受到这突如其来的干扰而失去常态，也没有回避自己的这一失误，而是当即有礼貌地向那位荷兰外交大臣致谢，并十分得体地回击道：“既然你到现在才提出我的错误，这说明你认为我前面的话没有错误。”维辛斯基的这种回答不仅使自己摆脱了窘境，反倒以守为攻，使那位多嘴的荷兰外交大臣遭到抢白，有苦难言。

报道球赛破谣言

1956 年 8 月，西方通讯社散布一条实为谣言的“新闻”：在斯大林的故乡第比利斯发生了骚乱，群众上街游行示威，并占领了市苏维埃办公大楼，警察奉命开枪镇压，打死示威群众几十人。

在这条“新闻”播出的当天，前苏联塔斯社就作出了反应。它播放了一

条消息，消息绘声绘色地报道了当天下午在第比利斯进行的一场足球赛，这场球赛是苏联国家队对莫斯科狄纳摩队。这场比赛非常精采，吸引了该市 13 万市民中的 9 万人。消息中还有这样一个细节：由于球赛太吸引人了，所以市民警局决定除少数值班人员外，其他警察一律放假观看球赛。这条消息播出后，西方通讯社哑口无言，第比利斯发生骚乱的谣言也不攻自破。

“ 高速撤退 ”

1944 年 10 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尚未完全尘埃落定，日本造谣说：美国第三舰队的大部分军舰都被击沉，剩下的正在撤退。对此，美方太平洋舰队司令小威廉·F·哈尔西立刻回电反驳：

“ 我们的军舰都被拯救，目前正向日本舰队高速撤退。 ”

盗贼与狗

在达尔文提出生物进化论后，赫胥黎全力以赴，支持和宣传进化论学说，与宗教势力展开了唇枪舌剑、毫不妥协的论战。教会诅咒他为“ 达尔文的斗犬 ”。

在伦敦的一次辩论会上，宗教头子看到赫胥黎步入会场，他们又怕又恨地说：“ 当心，狗又来了。 ”

“ 是啊，盗贼最害怕嗅觉灵敏的猎犬！ ” 赫胥黎轻蔑地说。

地球仍在转动

罗马教皇把伽利略带到法庭，逼他放弃哥白尼的日心说，并在忏悔书上签字。伽利略气愤地说：

“ 忏悔？要我忏悔什么？难道要我把真理隐藏起来？要知道，就在我签字的时候，地球仍在围绕太阳转动！ ”

哥伦布立蛋

世界著名航海家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凯旋西班牙，受到国王和王后在宫殿里的迎接。当时还从未有一个普通人受到这样隆重的礼遇，这使一些人对他另眼相待。

在一次宴会上，有个人站起来对哥伦布说：“ 你虽然发现了新大陆，可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发现，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 ”

哥伦布听后没有吭声。他也站起来，用手从盘子里取出一个鸡蛋，对周围人的说：“ 先生们，你们当中有谁可以使这个鸡蛋竖立起来？ ”

听到这个奇怪的问题，在座的人都迷惑不解。他们轮流拿起鸡蛋尝试，可是没有一个人能成功。于是大家都说这是不可能的。

哥伦布接过鸡蛋，小心地将它一头的蛋壳敲破了一点，鸡蛋就竖立起来了。他抬起头来，扫视了大家一眼，口气平静地说：“ 先生们，还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的呢？可你们却说是是不可能的。这确实是再简单不过的了！任何人

都可以做的——在有人做过之后。”

智力所有者

音乐大师路易·贝多芬有个弟弟叫约翰·贝多芬。他们俩虽说是同胞兄弟，但他们的思想、个性、爱好都不一样。路易·贝多芬是热衷于音乐的伟大艺术家，而约翰·贝多芬却是个贪婪、自私、爱钱如命的商人。所以，他们兄弟俩的关系十分淡漠，很少往来。

1823年，约翰·贝多芬在纽约发了横财，成了百万富翁。为了炫耀自己，他得意洋洋地在寄给哥哥路易·贝多芬的名片上写道：“约翰·贝多芬，土地所有者。”好像特意在向这个穷苦的音乐家示威。

路易·贝多芬看了弟弟寄来的名片后，心里十分厌恶。于是，他立即拿起笔在名片的背面写道：“路易·贝多芬，智力所有者。”然后又把名片寄还给他弟弟。

一根弦一个轮子

意大利音乐家帕格尼尼雇了一辆马车赴剧院演出。

“我要付给你多少钱？”帕格尼尼问道。

“十法郎。”

“你这是开玩笑吧？”

“我想不是，今天人们去听你用一根琴弦拉琴（指帕格尼尼演奏他创作的一些G弦上的技巧艰深的乐曲），你可是每人收十法郎的！”

“那好吧”，帕格尼尼说：“我付你十法郎，不过，你得用一个轮子把我送到剧院。”

优秀的批评家

著名音乐家西贝柳斯与一位非常有名、同时也是非常可怕的批评家一起散步于公园，这时小鸟正在枝头婉转歌唱。

批评家指着小鸟说：“它们才是这个世界上最有才能的音乐家啊！”

不一会儿，一只乌鸦叫着飞来。西贝柳斯指着乌鸦说：

“它们才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批评家呢！”

我没求教过

有个小伙子向大音乐家柴科夫斯基求教如何写交响乐。

大音乐家对他说：“你还很年轻，小伙子，我想你应该从写民歌开始。”

小伙子很不服气：“可您在写交响乐的时候也很年轻啊！”

“是啊，是这么回事。”柴科夫斯基和蔼地说，“但是，我没有向任何人求教过应该怎么写啊。”

耶稣感到羞愧

拉斐尔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画家。他的主要作品有梵蒂冈教皇宫中的四组壁画和《教皇利奥十世像》等。

有一次他正在为梵蒂冈教皇的皇宫绘制壁画，几位红衣主教看了拉斐尔的画后，说他把壁画上的耶稣的脸画得太红了。

拉斐尔停下画笔对他们说：“阁下，我是故意这么画的，因为圣主在天堂里看到教堂被你们这种人管辖而感到有些羞愧。”

正比

法国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巴斯德去巴黎参加学术会议，旅馆招待员见他衣着朴素，所带行李很简单，就把他安排在一个偏僻而潮湿的小房间里。后来，招待员得知这个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巴斯德教授时，就满脸堆笑地跑来道歉说：“我以为旅客的阔绰和他的行李是成正比的，所以，我把您老认错了，实在对不起……。”“不，我认为一个人的摆阔是和他的无知成正比的。”巴斯德没等他说完，立即补上了一句。顿时招待员羞得面红耳赤。

冲锋队员和画家

1932年，在柏林旧西区。马克斯·李勃曼家隔壁有一幢别墅，这里却成了一支冲锋队的训练学校。一天，一名冲锋队队员隔着花园矮墙观看李勃曼作画。末了，那位冲锋队员说：“教授先生，就一个犹太人而言，您画得真够像样的。”

李勃曼看了看他，回敬道：“就一个冲锋队员而言，您竟然还有不小的艺术理解力。”

外交官和文人

德国著名政治家俾斯麦，有一次在圣彼德堡参加舞会，他不停地赞美身边的舞伴，说她美若天仙。那位女士说什么也不相信他的话，说：“外交官的话从来不可信。”俾斯麦问她为什么。她说：“很简单，当外交官说‘是’的时候，意思是‘可能’；说‘可能’时意思是‘不’；嘴上若真的说‘不行’，那他就不会是外交官了。”

“夫人，您说得完全正确。”俾斯麦说：“这可能是我们职业上的特点，我们不能不这样做，但女人却正相反。”女士问他为什么，他说：“很简单，当女人说‘不行’时，意思其实是‘可能’；女人说‘可能’时，意思是‘是’；嘴上若真说出‘是’，那么她就不是女人了”

大学评议会

德国女数学家爱米·诺德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博士学位。当时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十分欣赏她的才华，要求教授会批准她为哥廷根大学的第一名女讲师。讨论时几位教授激烈反对。

希尔伯特批驳道：“先生们，候选人的性别绝不应该成为反对她当教师的理由。大学评议会毕竟不是洗澡堂！”

假命题

古希腊学者克拉底鲁宣称：“我们对任何事物所作的肯定或否定的回答都是假的。”亚里士多德不同意。他说：“按照这句话的逻辑，克拉底鲁的话等于说：‘一切命题都是假的’，而如果一切命题都是假的，那么，这个‘一切命题都是假的’命题本身也是假的。”

什么东西

丹麦著名童话作家安徒生一生俭朴，常常戴顶破旧的帽子在街上溜达。有个家伙故意嘲笑他道：“你脑袋上边的那玩艺是个什么东西，能算顶帽子吗？”

安徒生回敬道：“你帽子底下那个玩艺是个什么东西，能算个脑袋吗？”

家族与人猿

大仲马是个诙谐的作家。一次，有个银行家不怀好意地问他：“听说，你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是吗？”

“我想是这样。”大仲马说。

“那令尊呢？”

“一半黑人血统。”

“令祖呢？”

“全黑”。

“请问，令曾祖呢？”

“人猿。”大仲马一本正经，淡淡地说。

“阁下可是开玩笑？这怎么可能！”

“真的，是人猿，”大仲马怡然地说：“不过我的家族是从人猿开始，而你的家族到人猿也就结束了。”

大仲马是驴

一位青年作家满腔热情地给大仲马写了一封信，建议两人合写一部小说。大仲马在回信中尖刻地写道：

“先生：您怎么如此胆大包天，竟然想把一匹高贵的马和一头卑贱的驴子套在一辆车上呢？”

年轻人在回信中写道：

“仲马先生：您怎么如此胆大包天，竟然把我比作一匹高贵的马！”

本来，大仲马是想把这个青年比作驴子的。可大仲马接到回信后，发现这人很机智，把马“留”给自己，而把驴“让”给别人，就立刻开始喜欢他了，于是马上复信道：

“请把文稿寄来，我的朋友，我很乐意接受您的建议。”

歌德让路

有一大，歌德漫步在魏玛公园。不料，在一条小径遇到了一个曾把他的所有作品都贬得一文不值的批评家。这条狭窄的过道，只能通过一个人。他们面对面地相遇了。

那个批评家十分傲慢，他头一昂说：“对一个傻子，我绝不让路！”
“我却恰恰相反。”歌德微笑着，马上站到了一边。

歌德喝酒掺水

有一次，歌德来到一家饭店作客。他先要了一瓶酒。喝酒之前，他先尝了一点，然后往酒里掺了些水。旁边桌上一群大学生也在喝酒，他们又吵又嚷，兴高采烈。当他们看见邻桌的这位先生往酒里掺水时，就大笑起来。有个学生好奇地问：“先生，你能说说，为什么要往名贵的酒里掺水吗？”

歌德立即回答：“只喝水会成为哑巴，池塘里的鱼儿就是明证；只喝酒会成为傻瓜，桌旁的先生们就是明证，我既不想做哑巴，又不想当傻瓜，所以把水往酒里面掺。”

海涅和驴子

一天晚上，一个旅行家对海涅讲述了他在环球旅行中所发现的一个小岛。

他对海涅揶揄地说：“你猜猜看，在这个小岛上有什么现象最使我感到惊奇？”“什么现象？”海涅问道。

旅行家冷冷地笑了笑，恶意地讽刺说：“在这个小岛上竟没有犹太人和驴子（海涅是犹太人）！”

海涅不动声色地反击道：“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和你到小岛上走一趟，就可以弥补这个缺陷了！”

摇自己的头

有一次，与丘吉尔共事的保守党议员威廉·乔因森希克思在议会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时，看到丘吉尔在摇头表示不同意，便说：“我想提请尊敬的议员注意，我只是在发表自己的意见。”丘吉尔对答道：“我也想提请演讲者注意，我只是在摇我自己的头。”

丘吉尔与萧伯纳

大作家萧伯纳与政治家丘吉尔曾经互不相让、针锋相对。一次，萧伯纳给丘吉尔寄去两张戏票，并附上一张字条：“来看我的戏吧，带上一个朋友，如果您有一个朋友的话。”丘吉尔当时非常孤立，但他知道萧伯纳的某些戏只上演过一场，便回复道：“我很忙，不能去看首场，但我将去看第二场，如果你的戏会演第二场的话。”

厕所里道歉

英国政治家比弗布鲁克男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丘吉尔战时重要的内阁成员。他一向仗义执言，对政治和时事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这其中自然免不了给他带来一些尴尬和不快。

有一天，比弗布鲁克男爵在“伦敦俱乐部”的厕所里碰到了爱德华·希思，当时希思还是下院的年轻议员。比弗布鲁克觉得很窘迫，因为就在几天前，他曾在报上攻击过希思。于是他很不好意思地对希思说：“亲爱的年轻人，我想那件事就让它过去了吧。那是我的过错，在这里我向你道歉。”

“谢谢啦。”希思咕哝着说，“不过下一次，我希望你在厕所里攻击我，而在报纸上向我道歉。”

木匠与绅士

英国诗人乔治·莫瑞是一位木匠的儿子，他颇受当时英国上层社会的尊重。他从不隐讳自己的出身，这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是少见的。

一天，一个纨绔子弟与他在一处沙龙相遇，嫉妒异常，欲中伤诗人，便高声问道：“对不起，请问阁下的父亲是不是木匠？”

诗人回答：“是的。”

纨绔子弟又说：“那你父亲为什么没有把你培养成木匠？”

诗人微笑着回答：“对不起，那阁下的父亲想必是绅士？”

纨绔子弟傲气十足地回答：“是的！”

诗人又说：“那你父亲怎么没有把你培养成一位绅士呢？”

巨人与侏儒

曾长期担任伦敦威斯敏斯特公学校长的理查德·巴斯比，有一个装满智慧的大脑，可惜的是他个子太矮小。一次，他走进一家咖啡馆，里面人很多，也很拥挤。正当他往里挤时，忽听后面有人叫道：“喂，‘巨人’，可以把我带到座位上去吗？”原来说这话的是身材高大的拉迪男爵，此人似肤浅、放荡出名。

“啊！‘侏儒’，当然可以。”巴斯比应声答道。

那位拉迪男爵忙上前解释说：“请原谅，我不是在取笑你的身材，我是指你的才智。”

“我也不是指你的身材呀！”巴斯比微笑着回答说。

报复王储

1786年以后，约翰·威尔克斯从拥护维新转向守旧，成为王权的支持者，因而遭受到维新党的嘲笑，他们骂他反复无常。

在一次晚宴上，王储故意给他朗诵了一段爱尔兰作家薛利敦的讽刺小品，开头几句刚好是“约翰尼·威尔克斯，约翰尼·威尔克斯，你是伟大的骗子。”“约翰尼”是“约翰”的爱称，这段话完全是在咒骂威尔克斯。但威尔克斯却不动声色，伺机报复。待王储招呼要面包时，他终于有了机会。威尔克斯知道王储仇恨父王，对父王患病幸灾乐祸，于是他亲自给他送上面

包，并说：“祝国王健康长寿。”

“从何时起，你对家父的健康又关心起来了？”王储带着嘲讽的口气冷冷地说。

威尔克斯很礼貌地鞠了一躬，回答道：“自从我有幸认识阁下以后。”

面对嘘声

有一次，英国作家查尔斯·兰姆应邀向公众发表演说。

不知为什么，在演说当中，有几个人故意捣乱，发出“嘘嘘”的怪声。作家停下自己的话头，说：“据我所知，只有三种东西会发出嘘嘘声——蛇、鹭鸟和傻子。你们几位能否到台前来，让我认识一下，是这三种东西的哪一种吗？”

台下的嘘嘘声突然消失，而代之以热烈掌声。

无所不知

英国现代杰出的现实主义戏剧家肖伯纳的戏剧主要艺术特色是幽默和讽刺。在日常生活中，肖伯纳的话也富于幽默感。

有一天，他参加一个丰盛的晚宴。有人在他的面前滔滔个绝地吹嘘自己的才学。这个人不知羞耻，从天谈到地，从南谈到北，好象自己样样都精通。肖伯纳毕恭毕敬地听了很久，越听越不是滋味。最后肖伯纳说：“朋友，有了我们两个人，世界上的事情，就全知道了。”

那人惊愕地说：“不见得吧！”

肖伯纳说：“‘怎么不是，世间万物你都这样通晓，就差一点，就是不知道自己令人厌烦，而我刚好知道这一点，合起来，岂不是‘无所不知’了？”

最伟大的白痴

肖伯纳常在他的戏中揭露资本家的丑陋面目。一次，有个资本家想在大庭广众之中羞辱肖伯纳。他挥着手大声地说：“不知大家是否听说过：伟大的戏剧家都是白痴？”

肖伯纳笑了笑，随即回敬道：“先生，我看你就是最伟大的戏剧家！”

狗婊子养的

马克·吐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同查·沃纳合写的《镀金时代》。由于小说以一定的史实为根据，反映了国内战争后资本主义发展期间的投机暴发行和政治腐败现象，以致于引起不少人的猜测。在一次酒宴上，记者采访了马克·吐温，询问小说中的政客、参议员狄尔华绥与国会议员有无联系。马克·吐温压抑不住他对那些政客们的愤懑，忍不住大骂道：“美国国会中有些议员是狗婊子养的。”

不久，记者将此言公诸报端，傲慢的华盛顿议员们极为愤怒，纷纷要求马克·吐温澄清或道歉，否则将绳之以法。吃了一辈子官司之苦的马克·吐温答应登报道歉。几天后的《纽约时报》上果然出现了马克·吐温向联邦议

员的“道歉启事”：

日前鄙人在酒席上发言，说“美国国会中有些议员是狗婊子养的。”事后有人向我兴师问罪，我考虑再三，觉得此语不恰当，而且也不符合事实。故特此登报声明，把我的话修改如下：“美国国会中有些议员不是狗婊养的。”

这样一来，由于马克·吐温的“道歉”，“狗婊子”议员的绰号反倒传遍了全国甚至全世界。

拿不出东西

美国爱达荷州有一位准备竞选州长的议员，想请海明威写一篇赞扬他的文章，帮他多拉几张选票，以便能得到一个圆满的竞选。

第二天清早，议员果然收到海明威送来的一封信，剪开一看，里面装着的却是海明威太太过去写给海明威的一封情书。议员当时认为是海明威匆忙中弄错了，便把原件退回，顺便又写了一张便条请海明威帮忙。过一会儿，海明威又送第二封信，竟是一张遗嘱，于是他就亲自赶到海明威家去更正。可是海明威无可奈何地说：

“我家里除了情书以外，便只有遗嘱了。你还能叫我拿什么东西给你呢？”

蜗牛侍者

一天，美国著名小说家欧文·肖走进一家法国餐馆吃饭。点过菜后，他就开始等待，静静地等了很长的时间，直到他等得十分不耐烦时，餐厅侍者总管才认出了他，他赶紧接近作家身边，向他介绍说这家餐馆的蜗牛很不错，要不要来一份。欧文·肖点了点头说：“我早已知道了，瞧，你们让蜗牛都穿上了侍者的衣服。”

一线万金

1923年，福特公司有一台大型电机发生了故障，全公司所有工程师会诊了两三个月，也没有找出毛病在哪儿，不得已，公司邀请了专家斯泰因梅茨。

斯泰因梅茨在这台大型电机旁边搭了帐篷，整整检查了两昼夜，仔细地听电机发出的声音，反复进行各种计算，最后用梯子上上下下测量了一番，就用粉笔在这台电机的某个地方划了条线作记号，然后对福特公司的经理说：“打开电机，把作记号地方的线圈减少十六圈，故障就可排除。”工程师们半信半疑地照办了，结果电机恢复了正常，大家都为之一惊。

事后，斯泰因梅茨向福特公司要一万美金作为酬劳。有人嫉妒地说：“画一条线就要一万美金，这简直是勒索。”斯泰因梅茨听一笑，提笔在付款单上写道：“用粉笔画一条线，一美元；知道在哪里画线，九千九百九十九美元！”

“礼”尚往来

克妮莉亚·奥蒂斯·斯金纳是美国著名影星和作家，曾出演过多部名剧，

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欢迎。她与萧伯纳的口舌之争让人难忘。

那还是在她年轻的时候，斯金纳出演萧伯纳写的戏剧《康蒂妲》的主角，她早有名声，在这次演出中更是登峰造极。演出结束后，萧伯纳拍来一封电报：“最好的，最伟大的。”

女演员以为是对她的嘉奖，便很快回电说：“这么高的荣誉，实在过奖了。”

没两天，萧伯纳又拍来了电报：“我指的是剧本。”

斯金纳小姐也迅速地回电说：“我指的也是那东西。”

回敬政治家

安妮·兰德斯是美国《太阳时报》的专栏女作家。在一次大使馆举办的招待会上，一位相当体面的参议员很有风度地向她走来，开玩笑地说：“你就是著名作家安妮·兰德斯吧，请给我说个笑话吧！”

安妮小姐毫不迟疑地答道：“那好。你是政治家，给我说个谎吧！”

闹饥荒的原因

萧伯纳身体很瘦。有一次他去参加一个大型宴会，一个脑满肠肥的资本家笑着对他说：“啊，萧伯纳先生，一见到您，我就知道世界上现在正闹饥荒！”

萧伯纳立刻回敬道：“嗯，先生，我一见到您，就知道世界上正在闹饥荒的原因。”

都搞错了

维特门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著名律师，当被选为州议员之后，他穿着乡下人的服装，从农庄来到了波士顿，在一家旅馆的客厅里坐下休息。这时候他听到一群绅士淑女在议论他：“呵，来了一个地道的乡巴佬，我们过去逗逗他。”于是，他们就围了过来，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怪问题，企图嘲弄他。

在静静地听了一会后，维特门站起来说：“女士们，先生们，请允许我祝愿你们愉快和健康！在这前进的时代里，难道你们不可以变得更有教养、更聪明些吗？穿着高贵，言辞如此，这是虚伪。你们仅仅从我的衣着看我，就不免看错了人，以为我是乡巴佬。而我呢，因为同样的原因，还以为你们是绅士淑女，其实，我们都错了。”

这时，走进一个人，尊敬地对他说：“维特门先生，请。”

维特门转过身来，对那伙呆若木鸡的人说：“再见了，先生小姐们，祝你们晚安！”

决难开除

罗蒙诺索夫是18世纪俄国伟大的学者、诗人和教育家。为发展俄国的科学教育事业，他与把持科学院的官僚势力和上层贵族，进行了不懈的针锋相

对的斗争。

一天，他和宫廷贵族舒瓦罗夫伯爵因为一个问题而争吵起来，彼此都出言不逊，大动肝火。伯爵自恃地位显赫，恼羞成怒地嚷道：“我要把你开除出科学院！”

罗蒙诺索夫反倒神色泰然地回答：“请您原谅，无论怎样，你也决不可能把科学从我身上开除出去！”

福特是无知还是有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芝加哥某家报社对汽车大王亨利·福特妄加评议，称之为“无知的和平主义者”。对此，福特大为光火，即以诽谤罪向法院起诉，控告该报社。

报社为自己捅了漏子而苦想对策。他们请来了辩护律师，商定了法庭辩论的周密方略。

开庭之日，辩护律师率先提出一连串攻击性的问题，向福特发起咄咄逼人的进攻。其根本着眼点，就是企图通过向福特提出大量的、怪僻的问题，使具有汽车制造专门知识的福特无法回答，使陪审团不得不承认福特是个无知的人，从而证明报社的评议是正确的。所提问题，包括班奈克·亚诺德是什么人；1776年的战争中派到美国来的英国士兵死伤多少等等。诸如此类的诘问，确实使福特疲惫不堪、穷于应付，眼看就要败下阵来。

在这节骨眼上，福特灵机一动，计上心来。他不慌不忙地指着代表报社的辩护律师反问道：“前面，你问了我许多无聊又冗长的问题，还要我认真回答，这难道不是强人所难？相信你知道，我的办公桌上有很多按钮，只要按一下按钮，我的助手就会回答你的问题、我所雇用的许多助手，都拥有足够的知识，可回答任何问题。可是，你却以很浅陋的知识来问我，不知你的用意何在？”

福特的反问切实有力，逼得对方的律师哑口无言。法庭不得不承认，福特并不是“无知”的人。有知识的人知道要去问什么人，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知识；同时也晓得为了特定的目的，而将有知识的人组织起来。

贝聿铭为富翁设计房子

豪华的大厅内，灯火辉煌，宾客满座，灯红酒绿，一些达官贵人邀杯互饮，兴致正浓。这种社交宴会见聿铭是经常要应酬的。酒到半酣，与贝聿铭同席的一个百万富翁神气地嚷道：“我打算造一所正方体的房屋，可是，请了许多著名的设计师来，都说无法设计，什么建筑师？全是些名不符实的骗子。”

听见百万富翁的责骂，华裔美国建筑设计师贝聿铭十分反感，出于社交的礼仪，也为弄清情况，贝聿铭强压怒气，很有礼貌地问道：“先生，建筑师们究竟为什么不愿意设计呢？”

百万富翁仍傲慢地答道：“我要求房子的四面都朝南，他们说根本办不到。连这种房子都设计不出，还当什么设计师？”

贝聿铭明白了建筑师拒绝设计的原因后，对这个自以为是的富翁更加反感，打算教训他一下。于是郑重地对百万富翁说道：“我也是一个建筑设计

师，这点，您可能不知道。不过我却知道其他建筑师不愿为您设计的根本原因——怕您不敢去住！”贝聿铭神秘地望了望富翁。

“只要您设计得出来，我就敢去住！”富翁挑衅地嚷道。因为在他看来，世界上任何高明的建筑师都设计不出四面朝南的房子。

“好吧！咱们一言为定，现在就来告好诉您我的设计方案”贝聿铭微笑着说。

百万富翁听说贝聿铭已有了设计方案，嘲笑道：“喔，先生莫非想设计在朝南的画面上，那可是四面朝南了！”说完后得意地大笑。

贝聿铭不慌不忙回敬道：“只要把房子设计在地球的北极点上，岂不是四面朝南了？！”

百万富翁一听，愣了——因为他也知道，北极的极点是地球最北的端点，整个地球的其他部分都在它的南面，因而设计在北极点上的房屋，四面都是向南的。他悔不该早下海口。

贝聿铭进一步嘲讽道：“怎么样？北极极点沉浸在北冰洋之中，深不可测，先生您想同海鸟同住？”

百万富翁更加窘迫了。

乌云与青蛙

俄国寓言作家克雷洛夫肤色生得较黑，而他偏偏又喜欢穿黑色衣服。一天，他在路上遇到两个穿得花里胡哨的公子哥儿、其中一个见到克雷洛夫就对他同伴说：

“看，飘来一朵乌云！”

克雷洛夫应声说道：

“怪不得青蛙高兴得叫了！”

衣袖上的破洞

罗蒙诺索夫出生于一个渔民家庭，童年时代生活非常贫困。成名以后，罗蒙诺索夫仍然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毫不讲究穿着，而是埋头于学问研究。

有一次，一个专爱讲究衣着却不学无术而又自作聪明的人看到罗蒙诺索夫衣袖的肘部有个破洞，就指着窟窿挖苦说：“大家从那儿可以看到您的博学吗？先生？”

罗蒙诺索夫毫不迟疑地回答：“不，一点也不！但是，先生，从这里可以看到你的愚蠢。”

拿双薪的脸蛋

有一次，俄罗斯著名马戏丑角演员杜罗夫去观摩演出。幕间休息时，一个傲慢的观众走到他面前，讥讽地问道：

“丑角先生，观众对您非常欢迎吧？”

“还好。”

“作为马戏班中的丑角，是不是必须生有一张愚蠢而又丑怪的脸蛋，才

会受到观众欢迎呢？”

“的确如此。”杜罗夫悠闲地回答，“如果我能有一张像先生您那样的脸蛋儿的话，我准能拿到双薪！”

快语如刀的马雅科夫斯基

苏联著名诗人马雅科夫斯基，不仅诗歌写得极好，而且口才与辩才也很突出，成为十月革命后的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红色宣传鼓动家。

1917年10月的一个上午，这位大诗人在彼得堡涅夫斯基大街散步，遇见一个戴小黄帽的女人，正面对一群市民诬蔑布尔什维克。她说：“布尔什维克是土匪、强盗。他们整天杀人、放火、抢女人……”马雅科夫斯基听罢怒不可遏，但面临许多不明真相的人，很难用一两句话来反驳她。于是，他对众人喊道：“抓住她！她昨天把我的钱袋偷跑了！”

“你说到哪儿去啦？”那女人一听，不知所措，惊慌地解释道：“你这个人真是，你搞错了吧？”

“没错。”马雅科夫斯基一本正经地对众人说，“就是这个戴绣花黄帽的女人，昨天偷了我五十个卢布。”

众人纷纷讥笑这个女人，一走而散。女人哭哭啼啼大声地对他说：“我的上帝，你仔细瞧瞧我吧！我真是头一次见到你哇。”

“可不是吗？太太，你才头一次看见一个布尔什维克，怎么就大肆诬蔑起布尔什维克来了？……”

曾经有一个嫉妒马雅科夫斯基的反动文人指着他说：“你是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否则，为什么在你的每句诗中都是‘我’字当头？”

马雅科夫斯基微笑着告诉那人：“为何不能在诗中用第一人称‘我’字呢？譬如说，当你向心爱的姑娘求爱时，你到底是说‘我’爱你，还是说‘我们’爱你？”弄得那个无聊文人又羞又恼，无言以对。

要讲起马雅科夫斯基咄咄逼人而又幽默的奇辩故事，最精彩的要数他在莫斯科综合技术博物馆的一次演讲。那天，诗人马雅科夫斯基在会上演讲得既尖锐、幽默、咄咄逼人，又春风得意、妙趣横生。整个会场不时地响起掌声和笑声。就要达到高潮时，有人突然站起来喊道：“您讲的笑话我听不懂！”

“您莫非是长颈鹿？！”马雅科夫斯基感叹道：“只有长颈鹿才可能星期一浸湿了脚，到星期六才感觉到！”

“我说马雅科夫斯基！”一位活跃的年轻人又跳了出来，“您怎么可以把我们大家当成白痴！”

“哎，您这是什么话？”诗人惊异地答道，“怎么是大家呢？我面前看到的只有一个人嘛……”

“马雅科夫斯基同志，我必须得提醒你！”一个矮胖子挤到主席台上嚷道，“拿破仑有句名言：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

“不错，从伟大到可笑，只有一步之差。”他边说边用手指着自己和那个矮胖子。

众人哄地大笑。矮胖子知趣地溜走了。

接着，诗人回答了从下面递上来的条子上的问题。

“马雅科夫斯基，您如今能够拿到多少钱啊？”

“这与您有何相干？您反正是分文不掏的。我还不打算与任何人分哪！”

“您的诗太骇人听闻了，这些诗定会是短命的，明天就会完蛋，您本人也会被忘却，您不会成为不朽的人。”

“请您过两千年再过来，到那时我们再谈吧？”

“马雅科夫斯基，请问您为什么喜欢自夸？”

“我的一个中学同学舍科斯皮尔经常劝我说：‘你要只讲自己的优点，缺点留给你的朋友去讲’”。

“这句话您在哈尔科夫已经讲过了！”一个人从座上站起来喊道。

“看来，”诗人平静地说，“这个同志是来作证的。”诗人用目光扫视了一下大厅，又说道：“我真不知道，您到处在陪伴着我。”

又一张条子上来了。

“您说，有时应当把沾满‘尘土’的习惯从自己身上清洗掉，那么您既然需要洗脸，这就是说，您也是肮脏的了。”

“那么您不洗脸，您就自以为自己是干净的吗？”诗人答道。

“马雅科夫斯基，您为什么手上戴戒指？这对您很不合适。”

“照您说，我不应该戴在手上，而应该戴在鼻子上啰？”

“马雅科夫斯基，您的诗不能使人沸腾，不能使人燃烧，不能感染人。”

“我的诗不是大海，不是火炉，更不是鼠疫。”

马雅科夫斯基的这些答辩反击，如同游龙一般灵活，既有奇智也有力量，始终保持一股既幽默又咄咄逼人的气势，至今读来，仍可想见诗人那非同寻常的敏捷与机智。

谁要见谁

乌克兰诗人谢甫琴科从头到脚打量了一下沙皇，然后昂首站立。沙皇望着文武百官都把腰弯得像虾米，深深地向他鞠躬致敬，于是对这个昂首站立的陌生人不由大怒。

“你是什么人？”

“我是谢甫琴科。”

“你怎么胆敢不给我鞠躬？我是至高无上的沙皇，吾土吾民谁见我敢不低头！”

文武百官面面相觑。心想这个穷酸诗人谢甫琴科这下可要犯死罪了。沙皇气得满脸通红。

谢甫琴科镇定自若，平静地问沙皇：“是不是您下命召见我的？”

“是呀，”沙皇冷冷一笑，“这与不鞠躬没什么关系吧？”

“不，不。”谢甫琴科一字一顿地说，“是您要见我的，不是我要见您。如果我也象他们一样给您低头弯腰行礼，您如何认识我的容貌呢？”

沙皇无言以对，只好按下火气。

不用操心

当米开朗琪罗画天顶画的时候，教皇朱理二世要求他给那些圣徒和先知们的衣服上加些金色，以示其高贵。而米开朗琪罗却半开玩笑式地加以拒绝说：“您知道，他们本来都是些穷人嘛！”

当他作大壁画时，教皇又派人来要他修改画上的人物。米开朗琪罗却以

平静的口气让来人传话给教皇：“请告诉教皇，修改一幅画是件小事，根本用不着他那么操心，还是让他老人家把世界修改得好一点吧。”

逼真与失真

一位造访英国肖像画家戈弗雷·内勒的客人对内勒太太的一幅全身肖像发表评论说，画像底部的一些爪痕大大破坏了肖像的效果。于是内勒向客人解释说，这是他妻子的一只小叭儿狗的功劳，这狗经常用爪子抓内勒太太的裙子，想要主人抱它。这不禁使客人想起了佐克西斯的故事：佐克西斯有一次在一幅小男孩的画像头上画了许多成熟的葡萄，葡萄十分逼真，以致鸟儿们都飞来啄食。而内勒却不相信这一传说：“要是孩子也画得与葡萄一样逼真的话，鸟就不敢再来啄葡萄了。”

艺术品与人

美国 19 世纪油画家惠斯勒未成名的时候靠替人画肖像为生。他画肖像时，从不故意把画画得十分完美来取悦人，而是往往把别人的缺点也不加修饰地画出来。

一次，他替人画完一幅肖像画后，那人把自己的像看了好久，然后问惠斯勒：“你说这张画能称作艺术品吗？”

惠斯勒冷笑一声说：“你说你自己能称作一个人吗？”

请标出您的土地

古罗马有位大富豪在邀请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到他家做客时，对他大肆夸耀自己拥有的土地和财富是如何如何广大众多。就见苏格拉底向他要了一张世界地图，摊开后对他说：“能否请您在这地图上标出您的土地？”

不同之处

雅典将军伊菲克拉斯特出身贫苦。有一次阿莫迪斯（雅典的功臣，曾在公元前 514 年击败海皮亚斯暴君，因此受人敬重，子孙后代都享有一定的特权）的一个后裔嘲笑伊菲克拉斯特是鞋匠的儿子。将军回敬道：“你说对了，我们确实是不一样，我们之间的根本不同就在于，我们的家族从我开始了振兴，而你们的家族从你却开始了衰亡。”

一切皆变

一次，欧布里德向朋友哈德里借了一笔钱，约定一个月后归还。

期限到了，哈德里说：“您忘了吗？钱是上月您向我借的。”

欧布里德解释说：“对，上个月我是借了您的钱，不过，您应该知道，哲学家说，‘一切皆流，一切皆变’。现在的我已经不是上月向您借钱的我了，您怎么叫现在的我为过去的我还钱呢？”

哈德里气得一时讲不出话来。回到家后，想出了一个好办法：他拿了根

木棍，跑到欧布里德家把欧布里德着实痛打了一顿。

欧布里德气势汹汹地嚷叫着：“好，你打人啦！等着瞧吧，我要到法庭控告你。”哈德里笑嘻嘻地说：“你去控告谁呢？你不是说‘一切皆流，一切皆变’吗？现在的我，已经不是刚才打你的我了。你要告，就告刚才打你的那个我吧！”

欧布里德无话可说，只好自认倒霉。

点播沉默

剧作家乔治·考夫曼晚年身体虚弱，长期卧床不起，只能靠听收音机解闷。一天晚上，电台的点播节目只放了点播乐曲中的几小节就停止了。剧作家很是恼火。于是拿起身边的电话，按照节目主持人报给听众的电话号码，给电台挂了个电话。他说明自己是乔治·考夫曼，主持人听后大为高兴，因为有这样的名人在收听自己主持的节目。

“先生，您想点播什么？我会立刻安排的。”

“沉默，我点播的是五分钟的沉默。”考夫曼对主持人和千千万万的听众说。

牛与野驴

毛拉和几个人在野外行走，突然传来“眸一阵一”的牛叫声。这几个人不怀好意地对毛拉说：“牛在叫你呢，快去听听，它说些什么？”

毛拉去厂一会儿，回来告诉他们：

“牛问我：为什么要和几头野驴出来闲逛？”

驴子与骗子

一个法官和一个商人在路上碰见朱哈，他俩想羞辱朱哈，便说：“你是一头驴子还是一个骗子？”

朱哈听后，便站到法官和商人中间，说：“我既不是驴子，也不是骗子，而是介于两者之间。”

法官和商人听后，只好快快而去。

非洲和地狱

一个白人牧师向一位黑人领袖提出诸难：“先生既有志于黑人解放，非洲黑人多，何不去非洲？”黑人领袖针锋相对地回答：

“阁下既然有志于灵魂解脱，地狱灵魂多，何不下地狱？”

侮辱谁

勃拉温被带上了法庭。法官问他：“你是不是总把自己养的狗叫做施密特，而且经常对狗喊：‘喂！施密特，你这个大坏蛋。’你的行为明显地侮辱了你的邻居施密特先生，你知错吗？”

“这您可就不对了，”勃拉温抗议道，“我这样做无非是想侮辱一下我的狗。”

你归我管

有个大臣自以为自己嘴尖舌利，善于嘲弄人。

他要弄布赫尔说：“亲爱的，心花怒放吧！国王任命你当猪和熊的总管了。”

布赫尔当即针锋相对地回答：“噢，那么请你注意，没有我的命令，一步也别走动，因为你归我管了。”

蔡锷巧对万士同

万士同是《亚细亚报》记者，一次曾对蔡锷进行采访。

万士同夹在蔡锷与小风仙中间，慢声细语：“鄙报为国民之喉舌，请教一下蔡将军的政见！”

蔡锷指指嗓子眼说：“有你这个喉舌就行了，我的喉头生病了。”

万士同锲而不舍，寸步不离：“孙中山、黄克强在海外宣言讨袁，将军是辛亥之勋，想必引为同调。”

蔡锷漠然对之：“中山信徒给袁办筹安会，鼓吹帝制的也有。”

“对，对，此一时，彼一时也。不过，梁启超先生的大作《异哉所谓国体问题》，你总该深表同感吧？”万士同为自己的辩才而自得。

蔡锷想了想，说：“梁任公是我的老师，袁项城是当今国家之首，万事通先生，你说我该服从谁？”

“万事通”不通了，搔着头皮说：“是啊，应该服从谁呢？”

镇静斥法官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在法庭上受审时，法官杀气腾腾地对他说。

“李大钊你听着：你自小缺少教育，青少年时期就不老实，天生一副反骨，处处与政府作对，踏上社会之后，你一天也没有消停过……”

李大钊极为镇静地反驳道：

“法官大人，你说的都是些虚夸不实的词儿。什么反骨啦，消停啦，这是什么犯罪事实？我要审问你们可有确凿的证据，你，主审法官何丰林，曾伙同张作霖，一次就谋杀了三百七十六人，犯有十恶不赦的杀人罪……”

何丰林气得脸色铁青、嘴唇发料，暴跳道：“不准你胡说八道！”

李大钊从对方的虚弱之词中，看出其色厉内荏的虚弱本质，于是把握战机，迅速出击，以铁一般的事实打得对方惊慌失措。

法庭智斗

反动法庭被人民称为魔鬼的宫殿。在那个人妖颠倒、混淆是非的地方，有多少仁人志士不畏死亡驳斥反动派的荒谬逻辑，使之暴露出愚蠢、懦弱、卑鄙的原形。他们的语言往往故借怪诞、闪击惊人，嘻笑怒骂皆为佳作。

革命先烈夏明翰，1928年初，因叛徒出卖被捕，在刑堂上，敌人杀气腾腾地问：“你姓什么？”

夏明翰说：“姓冬！”

“胡说！”敌人拍击惊堂木，“你明明姓夏，为何要说姓冬？”

夏明翰从容不迫地说：“你们把黑说成白，把天说成地，把杀人说成慈悲，把卖国说成爱国。我姓夏，就当然应该说姓冬。”一句话揭露了法庭的虚伪性。

敌人无言以驳，继续问：“多少岁？”

“共产党万岁！”

“籍贯？”

“革命者四海为家，我们的籍贯是全世界。”夏明翰越说越激昂，“我们坚信，共产主义红旗一定要插遍全球！”

敌人慌了，想急忙收场便问道：“你有何信仰？”

“我们共产党人不信神，不信鬼，不一手捧《圣经》，一手举屠刀！”

敌人别有用心地说：“那你没有信仰？”

“怎么没有信仰？”夏明翰豪迈地宣告，“信仰马克思主义！”

(二)

无独有偶。王若飞在敌人的法庭上的答话，与夏明翰相得益彰。也是妙极。

“你是什么人？”

“共产党人。”

“你从哪里来？”

“江西瑞金。”

“哪里来”是机密，当然不会告诉敌人，答之革命者的“红都”瑞金，既答得准又答得爽利、漂亮！

“是谁派你来的？”

“毛泽东。”

“你来干什么？”

“推翻你们。”

“你们的人在哪里？”

“到处都有。”

“你把他们供出来。”

“比上天还难。”

王若飞的回答，看似句句歪答，实则无一不是奇辩，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个革命者无畏而豪迈的气势。是歪答，又是大实话。

(三)

在敬爱的周恩来总理逝世的日子里，“四人帮”加紧了其篡党夺权活动，而广大人民则用各种形式纪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上海有位黄水生被“四人帮”及其爪牙拘捕，在法庭上，他与“四人帮”的反动势力作了坚决的斗争。

问：“你叫什么名字？”

答：“我叫‘悼恩来’。”

问：“你家住哪里？”

答：“上海滩。”

问：“你做什么工作的？”

答：“造社会主义大厦的。”

问：“你为什么升白旗？”

答：“不对，这是悼旗，不是白旗。”

那人：“我看你不到黄河心不死。”

黄水生：“我到了黄河还要游过去！”

这些令人过目难忘的答辩，表现出一个正义者的凛然正气和视死如归的革命者的忠贞，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成为人民群众反抗“四人帮”的心声。

毛泽东驳艾奇逊

1949年12月底，蒋介石溃退到台湾岛，美国国务卿艾奇逊急急抛出一个“人口论”，竭力为国民党反动派的跨台以及美国对华政策的破产开脱罪责。艾奇逊说：“中国人口在18、19两个世纪里增加了一倍，因此使土地受到了不堪负担的压力。……国民党政府之所以有今天的窘况，很大一个原因是它没有使中国有足够的东西吃。”结论是，人口多，土地少，不可避免地发生革命。对于艾奇逊这个荒谬的理论，毛泽东同志针锋相对地反驳道：“革命的发生是由于人口太多的缘故吗？古今中外有过很多革命，都是因为人口太多吗？美国1784年以前的反英革命，也是由于人口太多吗？艾奇逊的历史知识等于零，他连美国《独立宣言》都没有读过。华盛顿、杰佛逊们之所以举行反英革命，是因为英国人压迫和剥削美国人，而不是什么美国人口过剩。中国人民历次推翻自己的封建朝廷，是因为这些封建朝廷压迫和剥削人民，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人所以举行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是因为俄皇和俄国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而不是什么人口过剩，俄国至今还是土地多过人口的。蒙古土地那么广大，人口那么稀少，按照艾奇逊的道理不能设想它会发生革命的，但是却早已发生了。”

毛泽东反诘问难

毛泽东早年在湖南农村曾经向农民宣传破除迷信。他说：

信八字望走好运，信风水望坟山贯气。今年几个月光景，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一齐倒台了。难道这几个月以前土豪劣绅贪官污吏还在一齐走好运，一齐坟山都贯气，这几个月忽然一齐走坏运坟山也一齐不贯气么？土豪劣绅形容你们农会的话‘巧得很啰，如今是委员世界呀，你看，屙尿都碰了委员。’的确不错，城里、乡里、工会、农会、国民党、共产党无一不有执行委员，确实是委员世界。但这也是八字坟山出的么？巧得很！乡下穷光蛋八字忽然

都好了！坟山也忽然都贯气！神明么？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么？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毛泽东的这席话，说得农民都笑了起来。

朱德攻漏驳老蒋

1945年7月26日中英美三国签署波茨坦宣言，促令日本投降。8月10日日本请降，但其军队并未停止抵抗。同时，朱德总司令依据波茨坦宣言命令各解放区所有武装力量努力进击日、伪军，并准备接受敌人投降。11日，蒋介石一面命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努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一面命令共产党部队“应就原地驻防待命。”

蒋介石发布这道命令是一心想把共产党限制住。但他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即日军尚未停止军事行动。这一疏漏立刻被朱德抓住了。他于8月13日、16日致电蒋介石反驳道：日本尚未实行投降，而且每时每刻都在杀中国人，都在同中苏英美的军队作战，所有盟国军队都在加紧对日作战，为什么偏偏要解放区军队停止战斗？为什么要政府部队“加紧作战努力，积极推进，勿稍松懈”，单单要解放区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就在蒋介石下命令的当天，英美苏各同盟国都宣布对日战争仍在继续。一切同盟国统帅中，唯有蒋介石下了一个绝对错误的命令。蒋介石的所谓命令正是违反了他自己签字的波茨坦宣言。朱德进一步说，蒋介石的命令“错得很厉害”，且带有非常严重的性质，即有利于敌人。因此，站在中国和同盟国的共同利益的立场上，他坚决反对这个命令，并继续命令解放区军队坚决向敌人进攻。

贺龙快语斥老蒋

抗战期间，国共实行第二次合作，1938年，在洛阳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老蒋介石会见了贺龙。

蒋问：“你当初为何在南昌暴动？”

“因为我和你政见不合，当然要反对你。”贺龙回答。

蒋又说道：“以前的事就不提了。今后咱们合作抗日。你有威望，能力强，有什么事可以和我联系。”

贺明白蒋的用心，坦率地说：“当然啦，我们党中央已经宣告，拥护你真正抗战到底，如果你不坚决抗日而反共反人民，我们还是反对你。”

说到这里，蒋介石明白不好往下深谈，他假惺惺地表示关怀，又问：“你今年多大了？”

贺龙说：“老了，快五十啦！”

蒋马上纠正说：“不对，你今年四十刚出头。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贺龙怒气冲冲地说：“亲人都给你杀光了。”

蒋听后，只得草草结束会见。事后，贺龙气愤地说：“对这种人，就是要狠狠地揭露他！”

吉鸿昌义正辞严战法官

1934年抗日名将吉鸿昌在天津被捕。他原打算援引法律条款为自己申辩无罪。开庭前，他看到国民党有关方面发出的“立即处决”的电报，于是把论辩主题变为对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反动实质的揭露。

审判长：吉鸿昌，你为什么要抗日，快快招出你的秘密来！

吉鸿昌：抗日为了救国，没有什么秘密。蒋介石和日本人勾结，这才见不得人，才有秘密。

审判长：你抗日就抗日好了，为什么要反蒋？

吉鸿昌：我吉鸿昌抗日，他蒋介石害怕抗日，所以我不得不为抗日而讨蒋。

审判长：你抗日好了，为什么要加入这个危害民国的共产党？

吉鸿昌：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毕生最大的光荣。至于“危害民国”嘛，你们当国七年来，掀起了无数次内战，酿成当前的水旱浩劫，断送了东三省……哪一样不是“危害民国”？共产党高举革命大旗，在中华民族解放运动中不避牺牲，不辞艰苦，正是要保护民国。

王造时一箭双雕驳敌人

1936年11月，国民党逮捕了王造时、邹韬奋等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七位爱国进步人士，史称七君子事件。在国民党江苏省高等法院审判七君子时，反动法官故意混淆概念，企图加害七君子。法官问：“你们的宣言有句话：‘各党派代表进行谈判，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日政权’，这难道不是不要政府吗？”王造时当即反驳道：“你们把政权、政府混为一谈，真是不知政治为何物！被告是研究政治学的，据我所知，政府是一个国家机构，政权为政府行使它的职能力量；政府是具体的，政权是抽象的。政府目前最迫切、最重要、最神圣任务是抗日，我们要抗日，就不能不使这个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有极强大的力量。这极强大的力量必经全中国统一才能发生。我们所说的统一抗日政权的意义便是如此。”法官哑口无言。

许云峰反击毛人凤

许云峰冷冷地微笑了一下，仍然让对方（毛人凤）继续讲下去。“我是搞特务工作的，不喜欢政治术语，为了稳定西南的局势，我们要借重许先生，在重庆树立一个榜样，一个国共合作的榜样……至于交换条件，请许先生提出……”

“我没有什么条件。”许云峰简单明了地说：“任何时候，我都不会和你们进行这种背叛革命的政治拍卖。”

“我早料到你会这样回答。”毛人凤摆出一种推心置腹的姿态，进一步说：“设身处地，我以为许先生今后的出路，不外乎上中下三策。刚才我谈的是上策，我们给你相当的时间考虑。……我们也考虑过一个中策……”

“你们设想的下策，我倒愿意听听。”

“下策？我想不必说了。因为我们不愿意也不可能从你身上一无所获。”

“我的看法恰恰和你相反，你们从我身上，只能一无所得。”

“不。”毛人凤微微带笑地说：“这是一种复杂的斗争，我决心等待你

走上我们安排的路。”

“你的设想，我只能这样告诉你……”许云峰也微笑在说：“完全是一种美妙的、但是无法实现的幻想……”

我不是政客

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是个政治上反动、思想极端顽固的军阀，有时却也出语惊人。

广州国民革命军在北伐开始后，曾派张群到杭州找孙传芳，劝他与蒋介石合作。

孙传芳照例笑着接待张群，和他说古论今，就是不接触正题，张群见他能说善辩，笑道：“我看你不像军阀，倒很像一个政客！”

孙传芳听了这话，冷冷一笑道：“我不是政客，我最反对政客。我的儿子，也不让他当政客。政客全是朝三暮四、迎新送旧的妓女般的下流东西。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军阀！”这番反唇相讥、旁敲侧击的话把张群说得面红耳赤、无言可对。不过，这句话倒老实地道出了他的军阀本质。

钟克征迂回驳连长

解放军某部的钟克征在连队时，一次连长要班里的战士给一位干部家送公家的木头。战士们对连长的阿谀逢迎十分反感，表示不干。连长面孔一板，煞有介事地训道：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接受命令者对发出命令的人有权争议，但对命令本身，却没有半句争议权，也没有一分钟的缓期权。”连长居官气傲，战士们给大帽子镇住了，一个个瞪眼生气，说不出话来。

钟克征同志看出应该辨明“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观点，决定采用侧面迂回的办法，他说：

“连长，你讲的很有道理。不过，我们可以向你提个问题吗？”

“讲嘛。”连长说。

“人常说，树林大啥鸟都有，这话对吗？”

“对。”连长显然摸不着头脑，应付道。

“那么，作为拥有几百万人的解放军，不可说树林小了，因此，也不能清一色，对吧？”

“这个，当然。”连长似乎有所警觉。

“在战场上，如果有人命令我们向敌人缴枪投降，你看我们能不能执行这个命令”

“这个，当然不能执行。”

“是的，决不能执行。由此看来，执行命令，绝对服从命令，首先这命令应是代表党和人民利益的，是服从于人民军队宗旨的。对于那些错误的命令，我们每一个战士不仅有争议权、缓期权，还有选择权，甚至否定权。

“你刚才命令我们往首长家送公家的东西，对于这种违背党和人民利益的命令，这种损公肥私、投机取巧、阿谀逢迎和败坏党风军纪的命令，我们不但不能盲目执行，还要坚决反对。希望你收回这个错误的命令，我们还保留向上级如实反映和随时批评的权利。”

连长只得挥挥手，让战士们走开了事。

橡胶·菠萝罐头·一切错误

维护国家尊严，蔑视特权，这是毛泽东在国与国谈判之中的一贯原则。建国之初与斯大林的交往便证明了这一点：

当时的苏联对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动不动以“老子党”自居，指手划脚。一次，斯大林向毛泽东提出，中苏双方共同建立一个国际机构来开发新疆的天然资源。后来又提出让中国划出一块合适的地方给苏联建立一个橡胶园。毛泽东立即回电：

“我们同意在越南海岸对面的海南岛上为你们建立一个橡胶园。但是我们有一些条件，明确地说，就是我们建议你们向我们提供必要的贷款、机器和技术援助，由我们自己来建立和经营这个橡胶园。我们将给你们运去橡胶作为你们这种帮助的报酬。”

又有一次，斯大林突然喜欢起菠萝罐头，他立刻指示马林科夫：“给中国人发个电报，说我希望他们拿出一块地方来让我们建立一个菠萝罐头厂。”

两天后，斯大林收到了毛泽东的回电：

“我们接受你们的建议。假如你们对菠萝罐头有兴趣，可以给我们一笔贷款，由我们自己来建一个罐头厂。我们用这个厂生产的罐头来偿还你们的贷款。”

在斯大林看来，毛泽东总是捉摸不透的谜。对毛泽东来说，他尊重斯大林但坚决拒绝其有损于中国尊严的言谈举止。这一点，即便是面谈也是如此。1950年2月10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在克里姆林宫举行。原本商定在签约的同时也签订贸易协定，但由于苏方人员的疏忽和差错，没有按时将贸易协定拿出来。斯大林问及此事，他的下属竟说“中方没有准备好。”斯大林轻率地让中方翻译把这话译给毛泽东。毛泽东抿了抿嘴唇说：“总而言之，一切错误都在中国人身上！”这句话对斯大林的傲慢态度是如此具有讽刺意味，以致当时没人敢翻译过去。但是，斯大林还是感觉到了。

革命之三民主义

抗战时期，国民党对“拥护革命的三民主义”这句口号非常不满，他们指责说：“三民主义就是三民主义，为什么共产党要加上‘革命的’！”周恩来同志当场反驳说：“你们自称是孙中山先生的信徒，你们难道没有读过《建国方略》这部书吗？孙中山在这部书的开头就说：‘余所著之三民主义乃革命之三民主义。’可见我们只是把‘之’字改成了‘的’字，有什么不对！”这有理有据、义正辞严的回击，使得国民党有口难言、狼狈不堪。但他们不甘失败，又厚着脸皮开始了另一个指责：“你们信仰马克思主义有什么好的，它只不过是舶来品，不合乎中国国情。”周恩来理直气壮而又轻蔑地对他们说：“我们一贯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就不能成为共产党人。说马克思主义不合国情，这就大错特错了。日本飞机在天空掉下炸弹，地上老太婆听了念阿弥陀佛，这里的‘飞机’、‘炸弹’、‘阿弥陀佛’（词语）都是外国货，从来没有人说不合国情！”这一段深入浅出、针锋相对的回答，立即把国民党反动派的那种害怕真理，仇恨马克思主义的本质揭

露得淋漓尽致。

周恩来巧释“射阳”

周恩来才思敏捷，聪明过人。“文革”中，他巧妙地解释“射阳县”的含义，在江苏一直传为佳话。

当年，造反派了解到江苏省射阳县是1942年刘少奇、陈毅在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后起的县名，顿时感到如获至宝，认为这是轰向刘少奇、陈毅的重磅炸弹——他们要“用箭射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泽东）”，这还了得！这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派”反对毛主席的罪证，这个名字一定要改！但是改县名须国务院批准。于是造反派舟车辗转直奔京城。周恩来在百忙之中接见这批“小将”当他安详地听完“小将”们愤怒的申述以后，马上哈哈大笑起来，因为他就是江苏淮安人，古淮安也曾叫过射阳县，1917年他在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时还写过一篇作文《射阳忆旧》呢！他心里十分清楚：1942年取这个县名，是因为那里有一条名叫“射阳”的河流，根本不是反对红太阳的事。于是他笑声一落，两道浓眉一拢：“我说你们这些小将啊，看事情为什么不朝好的方面想，而偏往坏的方面想？这射阳的意思我看根本不是你们说的那层意思，射阳就是红太阳光芒四射嘛，你们说是不是？”面对周总理那炯炯有神的目光，“小将”们无言以对，只好乖乖地说：“总理说得对，这个名字就不改了。”

挡不住的形势

在抗日战争初期，陈毅在举国上下强烈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进行抗日的形势下，代表共产党在赣州同国民党46师政治部主任谈判，同敌人进行了一场唇枪舌战的论辩。这个政治部主任狂妄叫嚣：“无所谓国共合作，这种说法英美不习惯。”陈毅立即声色俱厉地回击道：

“你究竟代表谁？代表英美吗？你若是代表英美，你就没有资格同我谈判！我们的队伍要下山，你挡不住！进赣州，你挡不住！中国有共产党，英美也挡不住！形势变了，你的脑袋也得变！”

陈毅一连三个“挡不住”，大气磅礴、锐不可挡，挟雷携电、排山倒海、势如破竹、所向披靡。就连同他谈判的敌人，也都在受到震慑之余赞叹他那非凡的雄辩才能。

联珠追问

抗战期间，国共合作，新四军由国民党第三战区指挥并供应弹药物资。国民党表面上与共产党合作，骨子里却时刻想搞垮新四军，经常克扣军粮，拖延补给，不发给枪支弹药……种种刁难，不一而足。为了抗日，叶挺军长的夫人想尽办法，从家里筹集一笔钱，到广东、香港等地买了3600支枪，从广东运往皖南，以解新四军的燃眉之急。谁知这批来之不易的枪支运经上饶时，竟被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无理扣押，叶军长接到夫人发自上饶的急电后，星夜登程，去和顾祝同交涉。叶挺见到顾祝同，劈头就问：

“请问，我夫人为本部谋得的枪支，司令部为何要擅自扣压？”

老奸巨滑的顾祝同，居然振振有词地为自己辩解：

“请叶军长不必生气，本人并非故意刁难，这完全是一场误会！”“当前，我战区所属各部，武器均甚缺乏。这批枪支，新四军使用，亦不过是抗日，其他各军使用，亦为抗日。抗日乃我全军之共同目标，本人为抗日设想，因此将武器留下，望叶军长务必从大局计议，从整体着想，洞察余意之所在，给予谅解。”

面对顾祝同冠冕堂皇的谎言，叶军长霍然而起，一拍桌子，厉声责问：

“我不知道，你说出这样的话问心无愧吗？请扪心自问一下，司令部所属之国军部队，究竟和日本人打过多少仗？究竟为抗日做过多少贡献？新四军日以继夜地和日本人搏斗，你们又给过新四军多少枪，多少子弹？我们自己设法解决一部分武器，你们还要扣留，难道叫我们赤手空拳去抗击日寇不成？请问，你们如此对待新四军，心怀何意？”

小凤仙的反驳

抗日战争时期，小凤仙从天津辗转到了东北，嫁给张作霖手下的一位师长王紫山作姨太太。由于王紫山贩卖烟土，被张作霖扣留。小凤仙为了救王紫山，四处找人求情。张作霖好友张景惠答应小凤仙为王紫山通融。王紫山被放出后，张景惠受日本人之托，要王紫山出任维持会长。王紫山进退两难。此时，张景惠对小凤仙说。“当年嫂夫人为兄四处奔波，现在也就看嫂夫人一句话了。难道嫂夫人不为紫山兄的前途着想吗？”张景惠说完十分得意地看着小凤仙。显然，张景惠在将小凤仙的“军”，小凤仙一时陷入了被动的境地。如果不答应张景惠，似乎有点对不住他，然而答应他，又良心上过不去。小凤仙思索了一会儿，终于反驳道：“紫山的事情用得着我决定吗？难道紫山的前途就是当汉奸吗？”张景惠听了，当即满脸通红，拂袖而去。小凤仙的这两句反话融进了张景惠汉奸的不光彩历史，因而击中了要害，扭转了被动局面，取得了主动权，使张景惠无地自容。

面对挑衅

在一次大型国际会议期间，某位西方外交官对中国外交代表挑衅似地说：“如果你们不向美国保证取消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那么显然就是没有和平解决的诚意。”

面对这种挑衅性的无稽之谈，中国代表义正辞严地答道：“台湾问题是我们的内政，采取什么方式解决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无须也没有必要向他国作什么保证。”说到这儿他话锋一转，反问道：“请问，难道你们国家竞选总统也需要向我们作什么保证吗？”这针锋相对的反诘，使对方无言以对。对方看到在这上面占不到什么便宜，随即狡猾地把话题一转，又说：

“阁下这次在西方逗留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不知是否对西方有了一点比较开明的认识？”言外之意是挖苦我代表无知。

我国代表对此淡然一笑，揶揄道：“我是受过西方教育的，40年前我就在巴黎受过高等教育，我对西方的了解可能比你少不了多少，遗憾的倒是您对我们东方的了解可真是太少了。”

对方自讨没趣，满脸窘态。

“黄皮肤”与“白皮红发”

有不少外商被中国的市场潜力所吸引，纷纷来中国投资经商，但也不排除个别以洽谈业务为名借机讥讽甚至损害中国人人格的。在一次外贸谈判中，一位红头发的西方商人提出一些无理要求被中方拒绝后，竟然恼羞成怒，出口伤人：“代表先生，我看你皮肤发黄，大概是因为营养不良造成了你思维紊乱？”

中方代表忍无可忍，立即反击道：“经理先生，我觉得你很奇怪，看你皮肤发白，说明你严重缺血，造成思维错乱，但你又大腹便便，头发发红，说明你吸取了不少他人的血，怎么还是头脑发昏呢？”

